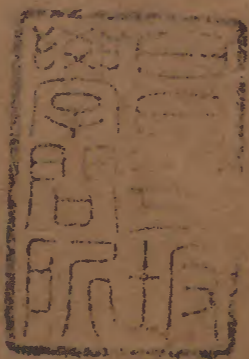


南北史纂

北隋一

廿三



九	漢
二	書
二	門
四	
六	
九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九	漢
二	書
二	
四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17
冊數	24 ( 23 )
函號	290 10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北隋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

代山汝瞻南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高祖文帝

帝姓楊氏諱堅本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十四世  
孫也皇考忠美鬚髯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深重  
有將率之略歸周文帝召居帳下嘗從周文狩于龍  
門皇考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壯之  
北臺謂猛獸為拏于因以字之以功歷雲洛二州刺

來和京  
兆人好  
相術多  
漁帝微

史除大都督賜姓普六茹氏進封隋國公皇妣曰呂氏以周大統七年六月生帝于馮翊波若寺有紫氣充庭時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于俗間處之乃將帝舍于別館躬自撫養皇妣抱帝忽見頭上出角徧體起鱗墜帝于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帝龍領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沈深嚴重初入太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周文帝見之歎曰此兒風骨非世間人明帝即位遣善相者來和視帝和詭對曰不過柱國既而私謂帝曰公當為天下君必

時詣和  
曰公當

大誅殺而後定後襲爵隋國公周武既為皇太子聘

至有四  
滂及受

帝長女為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于周武曰普六茹

陳和自  
陳曰昔

堅相貌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周

陛下在  
周臣當

武曰此止可為將耳內史王軌驟諫曰皇太子非社

時即言  
公眼如

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武不悅曰必天命將若之

曙星無  
所不照

何帝甚懼深自晦匿後從周武平齊除定州總管先

當王有  
天下願

是州城門久閉不行齊人白文宣時或請開之文宣

忍誅殺

不許曰當有聖人啟之及帝至而開之莫不驚異周

宣帝即位以后父徵拜上相柱國大司馬帝位望益隆周宣頗以為忌時周宣四幸女並為皇后爭寵相

隆周宣頗以為忌時周宣四幸女並為皇后爭寵相

陳後主  
見像大  
駭曰吾  
不欲見

毀周宣每謂后曰必族滅尔家因召帝命左右曰若  
色動卽殺之帝容色自若遂免大象二年周宣不忿  
時靜帝幼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帝皇后  
之父衆望所集遂矯詔引帝入侍疾因受遺輔政以  
正陽宮爲丞相府以鄭譯爲長史劉昉爲司馬具置  
寮佐周宣時刑政峻酷者悉更以寬大之制天下歸  
心矣十二月甲子進爵爲王大定元年詔依唐虞漢  
魏故事禪位于隋開皇元年春卽皇帝位三年冬陳  
人來聘陳主知帝貌異世人使副使袁彥圖像而去  
八年春大舉伐陳九年春師入建鄴獲陳主叔寶陳  
國平擢陳之文武衆才而用之宮奴數千可歸者歸  
之其餘盡以分賜將士設亾陳女樂謂公卿等曰此  
聲似啼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公等一聽亾國之音俱  
爲永鑒焉仁壽四年夏上不豫與百寮辭訣上握手  
歔歔丁未崩帝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內明敏有  
大略初得政之始羣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  
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  
推以赤心各盡其用不踰期月剋定三邊未及十年  
平一四海薄賦歛輕刑罰內脩制度外撫戎夷每日  
聽朝日及忘倦居處服翫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

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  
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雖嗇于  
財至于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惜每乘輿四出路逢上  
表者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采聽風俗吏政得  
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遇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  
所食有得豆屑糠粃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羣臣深  
自咎責爲之損膳而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及東封  
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帝敕斥候不  
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于仗衛之間偶逢扶老携幼  
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嶮之處見負擔者遽  
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  
就家勞問自強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實  
雖未能致臻于至道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然雅性沈  
猜素無學術好爲小數言神燭聖杖堪能療病不達  
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勳及有  
功諸將誅夷獲罪罕有存者又不悅詩書楊素由之  
希旨遂奏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黜諸子逮于暮年  
持法尤峻喜怒失常果于殺戮嘗令左右送西域朝  
貢使出關其所經之處受收宰小物饋鸚鵡麀皮  
馬鞭之屬聞而大怒又詣武庫見署中蕪穢不理于

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開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又徃徃潛令賂遺令史府史受者必死無所寬貸議者以此少之

### 煬帝

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摩高祖文帝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諸子中特所鍾愛開皇元年立爲晉王好學善屬文沈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旣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文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妓之翫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伐陳以上爲行軍元帥及陳平執陳湘州刺史施文慶等以其邪佞有害于民斬之石闕下以謝三吳于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及太子勇廢立上爲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今上出舍大興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高祖崩卽皇帝位大業元年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葦舳艫相接二百餘里二年春二月

車駕發江都備千乘萬騎入于東京四年九月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六年春角觝大戲于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之三月幸江都宮七年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于涿郡八年春詔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軍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癸巳上御師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高麗各固城守攻之不下癸卯班師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十二年夏上于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遍巖谷秋七月幸江都宮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于建國門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車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十三年五月甲子唐公起義師于太原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節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重文獻皇后而性

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嘗私入宮掖密謀干文獻后楊素等因機構煽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蒸淫無度山陵始就卽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理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于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馬疋直十餘萬凍餒者十家而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爲獻食豐厚者進擢踈儉者獲罪姦吏侵漁內外虛竭頭會箕歛人不聊生于時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冤屈不理奏請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滅之高頻賀若弼先皇心膂叅謀帷幄張衡李金才潘邸耆舊績著經綸惡其直道忌其正義求其無形之罪加以丹頸之誅其橫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東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



唯與後宮流連沉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  
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爲娛樂  
區宇之內盜賊蜂起劫掠從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  
掩蔽皆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  
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亾相繼戰士盡  
力不加賞賜百姓無辜感受屠戮蒸庶積怨天下土  
崩至于就禽而猶未之悟也

### 恭帝

帝諱侑元德太子子也煬帝親征遼東令于京師總  
留事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爲太上皇奉帝纂業義寧  
元年十一月卽皇帝位以唐公爲假黃鉞大都督內  
外諸軍事二年五月遜位于唐武德二年夏五月崩  
時年十五

### 后妃傳

#### 文獻后

后獨孤氏周大司馬信之女也信見文帝有奇表故  
以后妻焉時年十四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  
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  
比而后每謙卑自守及周宣帝崩隋文居禁中總百  
揆后使李圓通謂文帝曰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  
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  
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帝每臨  
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宮官伺帝政有  
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帝退朝而同反宴寢相  
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  
爲致禮焉有司奏曰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皇后憲章  
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  
其源也不許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  
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異  
母弟施以猫鬼巫蠱呪詛于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  
爲之請命曰施若蠱政害民者不敢言今坐爲妾身  
請其命施于是減死一等后雅性儉約上以后不好  
華麗時齊七寶車及鏡臺絕巧麗使毀車而以鏡臺  
賜后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宮  
中稱爲二聖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廻女孫  
有美色先在宮中帝于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  
伺帝聽朝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  
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諫帝太  
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

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宮后候上于閤內及帝至流涕拜謝后自此意頗折初后以高頰是父之家客甚相親禮至是聞頰謂已為一婦人因以銜恨又以頰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帝黜高頰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后崩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

宣華夫人

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為嬪時獨孤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煬帝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為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虵金龜等物以取媚于陳氏主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后崩進位為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為比帝寢疾于仁壽宮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日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于上所上恠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誠負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曰呼我兒述呼太子

北齊書 卷之十一  
帝曰勇也述爲敕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  
太子遣張衡入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  
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  
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  
于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惶懼以爲鳩毒不  
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官人  
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官人  
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

煬帝愍后

后蕭氏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  
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養之未幾岌夫妻俱  
死轉養舅張軻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  
王文帝爲選妃于梁卜諸女皆不吉歸乃迎后于舅  
氏令使者古之曰吉遂冊爲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  
學解屬文頗知占候文帝大善之煬帝甚寵敬焉帝  
每游幸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  
措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焉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  
有官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官人  
言于帝帝大怒曰非汝宜言乃斬之後官人復白后  
曰宿衛者往往徃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

北齊書卷之十一  
已去然無可救也何用言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  
言者及宇文文化及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于竇  
建德建德妻曹氏妬悍煬帝妃嬪美人並使出家并  
后置于武強縣是時突厥方盛其可賀敦卽隋義城  
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攜其孫正道及諸  
女入于虜庭

### 宗室傳

#### 房陵王勇

勇小名覲地伐文帝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皆  
令勇參決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人  
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爲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  
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  
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若假  
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  
今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是後  
時政不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  
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  
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  
爭爲亾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  
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勇嘗文飾蜀鏡帝見而不悅

北陽集 卷之二 三  
恐致奢侈之漸因誠之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  
受賀帝知之間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  
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于東宮是賀不得  
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  
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  
此殊乖禮制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勇多囚寵昭  
訓雲氏嬖幸禮定于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  
日而薨獻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頗求勇罪過晉王  
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恒備負數唯與蕭妃居處皇  
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  
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聲名籍甚冠于諸王臨還  
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亦相  
對歔歔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  
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于  
投杼鳩毒遇于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亾皇后  
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  
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  
婦忽爾暴亾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是我亦不  
能窮治何因復于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  
當魚肉汝乎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

勝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深交楊約令喻旨于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必如所言吾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皇后泣曰公言是也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素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帝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于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遂疎忌勇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于是內外誼謗過失日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相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事強聲色俱厲帝不荅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令師姥卜

長寧即  
勇長子  
傳

告太子非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令師姥卜

吉凶語臣曰至尊忘在十八年此期足矣帝泣然曰  
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于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  
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  
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于勇  
情有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于朝堂與旻題封  
云勿令人見帝曰朕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于驛馬  
恠之甚久豈非此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太史令  
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  
羣臣無敢言者于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  
殺我和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于東面諸  
親立于西面引勇及諸子列于殿庭命薛道衡宣詔  
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勇再拜曰臣  
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  
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立晉王廣  
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于東宮時勇自以廢非  
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過不得聞勇于是  
升樹叫聞于帝與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  
又癡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帝遇疾  
于仁壽宮皇太子入侍醫姦亂事聞于帝帝抵牀曰  
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勇有十男雲昭訓



生長寧王儼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  
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  
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  
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于  
螫手不宜留意湯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鳩卒諸弟分  
徙嶺外皆救殺之

秦王俊

俊字阿祗仁恕慈愛初頗有令問帝聞而大悅後漸  
奢侈違犯制度盛脩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  
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纂籬重不  
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又為水殿香塗粉壁  
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  
飾之美每以賓客伎女絃歌于上俊頗好內妃崔氏  
性妬甚不平之遂于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  
師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  
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帝  
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  
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  
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為人尚  
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二

十年六月薨于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  
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亾可置靈坐之前心已  
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蛛螻從枕  
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爲也王府僚佐請立碑  
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  
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絕  
賜死于其家子浩後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

秀有膽氣容貌瓌瑋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  
帝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  
必反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  
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及太子勇廢秀甚不  
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  
之乃廢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煬帝  
卽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爲帝羣  
議不許于是害之并其諸子

元德太子昭 子侗附

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夢神自天  
而降云是天神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  
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生昭養于

宮中三歲時于玄武門弄石獅子文帝與獻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昏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大業元年立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惟席極于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于是改封越公楊素于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昭子侗 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厚大業三年立為越王宇文化及之弑逆眾議尊立侗乃招懷李密拜密為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密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拒化及未幾王世充破密眾望歸之遂自為鄭王侗不得己遜位于世充被幽于含涼殿世充遣其姪行本齋鳩詣侗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家及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

齊王暕

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煬帝次子美容儀踈眉目少爲文帝所愛煬帝卽位進封齊王後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帝不悅陰挾左道爲馱勝事帝大怒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於時政宇文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踈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時尚臥未起賊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爲誰

趙王杲

杲小字季子煬帝第三男也年七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蕭后嘗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爲停灸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漣御服時年十二

諸臣傳

高頴

頴字昭玄自言渤海脩人也父賓仕東魏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爲僚佐賜姓獨孤氏頴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隋文帝得政素知頴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邢公揚惠諭意頴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于是爲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踈帝彌屬意于頴委以心膂尉遲迥起兵也帝令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頴遂自請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獻欵就路至軍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于臥內帝撤御帷以賜之任寄益隆及帝受禪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頴佯避權勢上表遜位讓于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頴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于是令頴復位頴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帝嘗問頴以取陳之策頴曰江北

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更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敝。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爲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于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于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親禮逾密。帝幸并州。留頰居守。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于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頰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頰跪曰。長幼有序。不

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頰夫  
 人卒后言于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  
 不為之娶帝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  
 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納室  
 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  
 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頰邪始陛下欲為頰娶頰心存  
 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疎頰以頰為元  
 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于頰  
 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  
 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于后曰免頰殺幸矣帝聞彌

諒漢王  
 名也

不平俄而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  
 于頰處得之帝欲成頰罪聞此大驚頰竟坐免以公  
 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歔歔悲不自  
 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  
 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于高頰勝兒子雖或  
 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頰不  
 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項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  
 其子表仁謂頰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  
 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囚頰于內史省  
 而鞠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

積如更誅頰天下謂我何于是除頰名初頰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所頭耳爾其慎之頰曰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禍煬帝卽位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亾殷鑒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啟人可汗恩禮過厚頰曰此虜頰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有人奏之帝以爲訕謗朝政誅之頰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儉等皆頰所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嘗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致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

牛弘

弘字里仁安定人也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祕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旣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



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于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九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遺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荒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

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襍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闕。比梁之舊，日止有其半。至于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猶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集上納之，于是下詔獻書一卷，資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竒章公。弘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詔定雅樂，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上甚善其議。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竒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

今日之事決在于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綬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于斯為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煬帝嘗召弘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六年從幸江都卒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于言而敏于行上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意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于學雖職務繁襍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恠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李德林

德林字公輔博陵人也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嘆通告朝士云若假

此下俱  
照隋書  
蔡入

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吊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恠人。燠灼任城王潛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才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于是舉秀才入鄴。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故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其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虫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之世。俊乂盈朝。然脩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遵彥即命德林製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人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周旋戒之。

日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模楷齊王留情文雅召入  
文林館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多判文林館事  
及周武帝克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于  
爾宜即入相見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  
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于  
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當日唯聞李德林名  
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  
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是大異神武公  
紇豆陵毅荅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為瑞是  
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  
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  
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笑曰誠如公言宣帝大漸  
屬高祖初受顧命令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  
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  
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大喜乃答云德林雖庸  
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  
大悅即以德林為丞相府屬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  
兵畧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  
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鄧公弼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為沁水泛長兵

高祖即  
隋文

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諸大將皆受尉遲迥餽  
金軍中怪怪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爲憂議欲  
代之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  
伏馭今以挾令之威得使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  
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卽  
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卽公以  
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  
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  
智畧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  
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  
敗大事卽令高頴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  
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高祖登祚之日虞慶則勸高  
祖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  
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  
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唯依班列進爵爲子  
德林旣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  
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  
之計八年車駕幸鄴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  
御筆註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頴因使入京上  
語頴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高祖

以之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及陳平授柱國郡公晉王廣已宣勅訖有人說高頴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高祖乃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卽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卬六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宦以後卽典機密慎重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行於世有子曰百藥。

### 元胄

胄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隋文帝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委以腹心恒宿卧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

與鴻門  
禁將軍  
同

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  
 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帝將為不利胄進曰相府有  
 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  
 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抽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  
 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  
 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偽吐  
 將入後閣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  
 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道後至帝降  
 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  
 何能為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  
 不辭死死何益耶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  
 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趨而去趙王  
 將追帝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至  
 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  
 帝受禪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親顧益隆  
 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馳詔召之  
 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  
 王廣每致禮焉煬帝即位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  
 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  
 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



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  
胃竟坐死

### 史萬歲

萬歲京兆杜陵人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  
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  
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治裝急去俄而周  
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士及平  
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襲封太平縣公尉  
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  
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二  
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  
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於是馳馬奮發殺數  
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及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  
介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燉煌  
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剋  
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  
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  
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  
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聲北夷竇榮定之  
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

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旣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金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

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歲曰臣留爨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頴進曰史萬歲雄畧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萬歲出馬邑道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燉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上怒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旣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

右擗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之

劉昉

昉博陵人也輕狡有姦數周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及帝不忿入卧內屬以後事帝失音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帝乃從之及帝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時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帝令肅孝寬討之帝欲遣昉譯二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爲將譯以孝母爲請帝

不憚而高頰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昉逸遊縱  
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帝深銜之以高  
頰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柱國閉居無  
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  
後遇京師饑上命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治書  
侍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時上  
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昉並與之交數相  
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  
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泄帝窮問之  
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臨刑至朝堂宇文忻  
見高頰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  
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

裴蘊

蘊河東聞喜人也明辯有吏幹仕陳奉表於隋文帝  
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以  
風有向化心超授儀同僕射高頰不悟上旨諫曰蘊  
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頰復  
諫上曰可加開府頰乃不敢復言卽日拜開府儀同  
三司禮賜優洽煬帝徵爲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  
伎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

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

見親委擢授御史大夫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誹私議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

我童穉共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  
及我卽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  
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蘊又欲重已權勢奏增置  
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  
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  
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  
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及司馬德戡難作遂見害于  
情亦同日死

元巖

巖字君山洛陽人好讀書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  
名節目許少與渤海高頰太原王韶同志友善周宣  
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輿視詣朝堂陳帝  
入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  
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  
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  
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  
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  
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帝曰汝欲黨烏丸軌  
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怒使閣豎  
搏其面遂廢於家隋文帝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

昌郡公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  
 爭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  
 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侷王室以為  
 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  
 並幼選貞良有重望為之寮佐時巖與王韶為行臺  
 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  
 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人稱焉蜀王好奢嘗  
 欲取獠口為闈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  
 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卒於官上悼惜久之後  
 蜀王為非法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  
 在吾兒豈有是乎

龐晃

晃字元顯榆林人也少以良家子召補州都督周文  
 帝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衛王直出領襄州  
 晃以本官從隋文帝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  
 令晃詣文帝晃知帝非常入深自結納及帝去官歸  
 京師晃迎見於襄邑帝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公相  
 貌非常各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  
 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則有  
 賞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文帝受禪與晃言及之晃再

池起三  
山韶既  
還自鎖  
而諫王  
謝而罷  
之

王韶字  
子相為  
晉王行  
臺右僕  
射王甚  
憚之每

諂詢不  
敢違法  
度韶常  
奉便檢

行長城  
王穿



拜曰陛下君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晃每凌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頴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

### 李安

安字玄德隴西人也美容善騎射隋文帝作相引之左右復拜安弟哲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帝誘哲爲內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帝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拜安哲俱爲柱國安謂親族曰雖家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歔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

### 來護兒 子整

護兒字崇善江都人幼而卓詭初讀詩至擊鼓其鏜

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爲章句學始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母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懼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高智慧據江南反隨楊素討之

賊據浙江岸爲營周三百餘里船艦被江鼓颶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頗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得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

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沮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堅建驍勇紀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十一年又率師度海破高麗高元震懼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敝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尅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爲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關外事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

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為咨怨在外羣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稟聖筭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為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及字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歎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袍恨泉壤知復何

言乃遇害

子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

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並遇禍

### 樊子蓋

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大業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進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是歲朝於江都宮帝

父護兒  
封榮國  
公

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錦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  
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  
之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  
逆逼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玄感乃解去子蓋  
凡所誅殺萬人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  
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磐石社稷大事  
終以委公凡所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玉麟符  
以代銅獸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  
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折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  
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

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  
良筭嘉謀侯公後動卽以此盃賜公用爲永年之瑞  
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爲突厥所圍帝欲潰圍出子蓋  
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帝從之後援  
兵至虜乃去卒於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黃門侍郎  
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  
耻帝聞之歎息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  
在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  
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周羅喉

羅暉字公布九江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仕陳爲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關心羅暉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暉進救之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暉全衆而歸後以軍功進爵爲侯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暉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暉都督巴峽綠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王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王手書命之羅暉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富貴羅暉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暉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先是陳禪將羊翽歸降使爲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暉上韓擒於朝堂

北隋書卷之十一  
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暉荅曰昔在江南  
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人臣之論  
擒有媿色煬帝卽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  
將軍及陳主卒羅暉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絰送至墓  
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  
諒餘黨據絳州未下詔羅暉行晉絳州諸軍事進兵  
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  
之不動有飄風旋繞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  
恨小寇未平邪尋卽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行  
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暉曰我明  
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詩之  
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 周法尚

法尚字德邁汝南人也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仕  
陳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發  
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  
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  
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于周宣帝甚優寵之隋文帝  
受禪拜巴州刺史煬帝嗣位轉定襄太守時帝幸榆  
林法尚朝於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

旌旗千里令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憚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遊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

衛玄

玄字文昇洛陽人煬帝幸遼東玄留守京師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必以死旣出潼關議者恐嶠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泂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豎子所及也乃鼓行而進旣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



北齊書卷之十一  
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立苦戰賊稍却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牢也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代銅獸十一年詔立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立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

### 李諤

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隋文帝受禪遷侍書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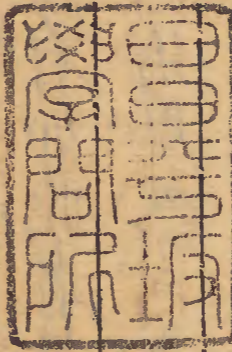
豈容遽褫衰經強傳鈔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為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上覽而嘉之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返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

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諱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及大隋

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明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

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在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汗雜非敦本之義逐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卽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

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詰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日體國之臣當如此矣



北隋纂卷之一終

寬政庚申

